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發行
每冊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鍾清君

# 中國青年

第九十五期

唯物史觀與國民革命
帝國主義
悼戰士
我們的校長

# 唯物史觀與國民革命

戴季陶先生，在他最近發表的一本小册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說：『我們今天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爲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一個國民革命，斷不是革命者應取的途徑』。 我覺得戴先生在這句話中，有三個誤點。 第一、是對於唯物史觀的解釋；第二、是對於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的分別；第三、是階級鬥爭與農工運動在國民革命中關係之觀察——都沒有弄得清楚。

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社會革命，共產主義——這四個名詞，是常常被科學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者連着使用的。 戴先生是一個國民黨黨員，站在國民革命的立脚點上反對社會革命，站在國民黨底三民主義立脚點上反對共產主義——都是戴先生忠於國民黨底黨綱和主義所應該做的。 我們自然只應該佩服，尊重戴先生底態度。 但戴先生却不能因要反對共產主義，遂並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也一齊反對。 戴先生當知這四個名詞，雖然爲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所常用，但除了「共產主義」之外，其餘的三個，决不是馬克思主義底專有物。 譬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質上，並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但它所企圖的仍然是社會革命。 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絕對不同，而它底目的却也在社會革命。 工團主義所主張的階級鬥爭，實較任何主義者更爲激烈；但工團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不同。

唯物史觀，只是學術界中，很普通的一種唯物的歷史觀察法——研究法。 凡是不以唯心的認識去研究歷史，不承認歷史上一切變遷演化是由於神意或一二英雄所造作——而對於

一切客觀的事實，作一綜合的研究，以發見其一定的物質上之因果關係者，便都是個「唯物史觀者」。 馬克思用了這種唯物的歷史研究法，在已往的歷史中，去覓出了一切社會變遷演化之根本的原則，乃是由於人類生活上物質的經濟條件之無機而又有序的偶然變化之推移。 由此，遂証實了近代資本主義之存在與發展，完全以壟斷生產機關（即私有財產制），行一種爲交換而生產的商品生產（即自由競爭）以掠奪他人底勞動所得（即剩餘價值），爲基礎。 依他的研究所得，則不但已往的社會歷史，是一捲階級鬥爭的影片；就是目前的客觀事實，也正在不由人類分說地從階級鬥爭中展開着未來的局勢。這是他底「發見」，並不是他底「發明」。 階級鬥爭之爲已往的和現在的乃至在一定期間之將來的事實，是每個忠實的公平的尊重科學精神的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所不能否認的。 馬克思不過從唯物史觀中比一般人去早一點正式肯定這個事實而已！ 所以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一個是被馬克思應用的方法；一個是被馬克思發見的事實——都不是他所特創出來的；故不能視爲共產主義底專有物。

戴先生說『爭得一個唯物史觀，却打破一個國民革命』；這是把一個「治學的方法」，當做了一個實行革命的方法。 戴先生所以有此誤點，乃是由於戴先生反對階級鬥爭；而又因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是共產黨所常用的名詞，遂誤將唯物史觀解作了就是階級鬥爭。 實在說起來，戴先生若反對唯物史觀，便無異是反對國民黨，反對孫文主義，否認自己爲國民革命之一員。 孫文主義便是完全由唯物史觀出發，應乎今日中國底經濟的客觀需要而來的。 戴先生自己在『中國國民黨底定義』及『中國國民革命之歷史的因緣』那兩段文字中，

已經說得很清白（『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第一頁至第九頁）。就讓一步，說唯物史觀不能看作普通歷史研究法，只能用以專指馬克思主義體系所建立的「經濟史觀」（這個名詞妥當與否，是另一問題）——戴先生和戴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也不應該反對；更不能說爭得一個唯物史觀，便打破一個國民革命。 因為戴先生自己也曾在周佛海底「中山先生思想概觀」底序言上說：『從社會進化史的見地……可以說，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是第一原則；馬克思的經濟史觀，是第二原則。 用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可以更證明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的眞確，而不能減少中山先生思想的價值』。 戴先生為什麼自己矛盾到這步田地？ 為什麼我們若去爭得那個足以「證明」中山民生史觀之更為眞確，而又不能減少中山思想價值的唯物史觀，便會打破了這個國民革命？

由上所論，可見『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為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這句話底本意，在戴先生直是指的階級鬥爭。為農民奮鬥，要不要用階級鬥爭，我以為我們實在沒有權去討論它。 階級鬥爭是人類經濟進化中必然應有的命定事實。 它不是哪個願意提倡，就能忽然而有；也不是哪個不願意有它而可以使之忽然而無的。 中山主義中之不能不有「民生主義」，便是階級鬥爭在今日中國業已開始存在之明証。 戴先生把中山底民生哲學硬裁在東方式的什麼「仁」字上面，不能算是了解中山思想底根本所在。 客觀的事實，暗示着中山——規定了中山底意識。 並不是中山有一時偶然心血來潮，如觀音老母發動慈悲，掐指一算，算出這個民生主義來的。 這和馬克思主義之在歐洲發生是一樣——不過客觀界物質條件上，還在一點程度上的不同罷了！ 所不同的，只是中國底產業，尚未進入大規

模機械化而集中——並不是階級鬥爭在彼有在此無。「限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在一方面看，固然可以說是要防止階級鬥爭，以國家之力發達產業而使之集中；但在另一方面看，實也無異於正在那裏代表了無產階級而向着資產階級作經濟的鬥爭。 民生主義原是階級鬥爭底產物——它自己本身便是一個階級鬥爭，一個體現階級鬥爭的工具。 國民黨以民生主義爲骨幹；國民黨所代表的國民革命便是一種以要求實現民生主義爲最後目的的經濟革命。 如何以農工階級之利益爲主要利益的國民革命，可以不要階級鬥爭？ 況且在事實上，經驗上，又有哪個能夠承認不要階級鬥爭而可以使得農工階級起來作自動的革命？戴先生說的『爲農民工人而奮鬥』，當然不是指的只讓知識階級去替農工奮鬥，而不讓農工階級本身去爲自己而奮鬥（因戴先生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第三十六頁上已說得很明白）。 那麼，階級鬥爭乃正是實現戴先生所說的爲農工而奮鬥的國民革命之必要的工具——又如何能說『不是革命者所應取的途徑』？

所以我綜台判斷戴先生說這句話時，是：一、不了解唯物史觀之爲何物；二、不明白唯物史觀之與階級鬥爭之不是一物；三、沒有實地的『爲農民工人而奮鬥』的經驗，沒有去細察「孫文主義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之血族的關係。 戴先生思想實在不清，說話實在矛盾。

此等有關孫文主義之根本的處所，尙且如此；則其他推證，可想而知。

然而戴先生所以弄得如此矛盾的原故，是由於戴先生一方面已經明明知道，國民黨和民生主義底實質早已就成了代表農工羣衆向着近代資本主義進攻的東西了；一方面却又怕資產階級反對，怕右派分裂出去搗蛋，怕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研究系誣爲赤化，所以要故意地來

曲爲辯解，以爲籠絡。殊不知中山就早已明白說過華僑不能革命——早已明明地得罪了資產階級；早已代表了中國被壓迫階級向着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開過了仗（商團事件）。民生主義和國民黨底實質已經如此，你就去辯解又有何用？、辯了也還是要誣你爲赤化。你縱然在理論上極力避免階級鬥爭，避免和右派分裂；但在事實上廣東商人和一切右派却久已硬誣廣東政府『已經實行共產』，久已將廖仲凱刺死在中央黨部大門之前！你雖然要使國民黨代表一切階級；然而資產階級却決不許你如此——它只許你代表它那一階級；你若稍稍談及農工利益，它便馬上向你宣戰，便馬上以法西士蒂掃滅你，便詛呪你是凶鬼底夥計，『莫斯科的精神』，俄國的走狗，是萬惡不赦的共產主義。戴先生白花功夫，反而弄得一面欺蔽了資產階級；一面又欺蔽了農工羣衆——眞正何苦!?

我們最後的斷案是，國民革命託生於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與國民革命並不相反，而且實屬必要。戴先生之言，並不忠實！每個國民黨黨員，都應以唯物史觀爲最高原則而訓練農工階級去革命！

# 帝國主義

## 一

我們常聽見人家說，打倒帝國主義。究竟帝國主義是甚麼東西呢？

有人以爲洋人便是帝國主義，打洋人便是打倒帝國主義，這是不對的。我們今天說，打倒外國帝國主義，自然是說要打倒一部分帝國主義者的外國人，然而我們并不是要打倒一

切外國人；不但我們不要打倒一切外國人，並且我們必須聯合一部分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外國人，去共同做這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

然則帝國主義是甚麼東西呢？

二

簡單的說，所謂外國帝國主義，便是指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

要明白甚麼是「資本主義」，讓我們先解釋甚麼是「資本家」，甚麼是「資本」。

有人說，資本家便是有錢的人，資本便是錢，這種解釋不見得是對的。

譬如你身上用來買米付房租的錢，決不能稱爲資本；你有很多做日用生活費的錢，決不能稱你爲資本家。

只有用以賺錢的錢纔可以名之爲資本，譬如放債的，開商店的，辦工廠的，他們用錢去將本求利，這種錢纔稱爲資本。

只有有很多的錢拿去放債，開商店，辦工廠，將本求利的人，纔稱爲資本家。

資本主義是甚麼呢？便是這些資本家拿錢去賺錢的主義。

外國資本家因爲要賺錢的原故，所以壓迫我們；我們要打倒他們這種壓迫我們的主義，這便是所謂打倒帝國主義。

三

外國資本家賺錢，爲甚麼跑到他們本國外面，壓迫到我們頭上來了呢？

我們應當知道，外國資本家有三個原因，使他們不能不壓迫到我們頭上。第一個原因

，他們要賣的貨品(如布，紗等)太多了，他們本國人買不完，所以必須要拿到中國來賣給我們。他們拿兵來壓制我們，與我們定下許多不公平的條約，開闢許多商埠租界，保護推銷他們的洋貨。

第二個原因，他們要用的原料(如棉花，生皮等)太多了，他們本國沒有那多出產，所以必須到中國來採買。他們亦是靠許多不公平的條約，派人到中國內地各處，收買各種原料。

第三個原因，他們的錢太多了，他們在本國已經沒有賺錢的事可做，所以必須拿到中國來經營各種賺錢的事業。他們強迫中國，要在中國境內修鐵路，開鑛山，辦工廠，而且設立銀行，用很大的利錢放債給北京政府。

中國人便在這種外國資本主義之下，壓迫得不能抬頭。

## 四

爲甚麼外國資本家有這多的貨品，需要這多的原料，有這多的錢呢？

我們要知道外國資本主義已經發達得很，他們國內大資本家，常常有很大的工廠，很多的機器，每天需要很多原料，可以產生很多貨品，爲他們賺很多的錢。

這些大資本家是有了機器以後，纔產生出來的。

沒有機器以前，世界上已經有富人和窮人。但那時手工或簡單機械的工作，富人可以做，窮人亦一樣可以做。在那時候，窮人可以獨立生活，並不要倚賴富人。富人亦不能變成像今天這樣的大資本家。

自從有了機器以後，便不同了！　一架機器，總得數百元數千元乃至數萬數十萬元，這種機器只有富人買得起，窮人買不起他。　所以有了機器，富人可以用機器做工，窮人仍舊只能做手工或簡單機械的工作。

機器作工，是出品很快，很多，而且比較美觀的。　所以機器作工比較費力少而成功多，他的出品真可以價廉物美。　手工或簡單機械工作，是出品很慢，很少，而且不大好看的。所以手工或簡單機械工作比較費力多而成功少，他的出品，漸漸沒有人肯買他。

這樣下來，於是只有機器的出品可以賣得出去，手工或簡單機械工作的出品賣不出去了。於是有錢的人越發賺錢，窮人不能獨立生活，只有投到有錢的人那裏去做工，賣力氣以換若干工錢，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勞動者。

這種有錢的人漸漸變成了大資本家，他一方靠機器作工賺錢，一方又少給工人的工錢，加多他們做工的時間，於是他的錢越賺越多了。　錢越多，便越擴大他的工廠，改良他的機器；工廠越擴大，機器越改良，便賺錢亦越多。　於是乎他們有了買不完的貨品，買不夠的原料，花費不盡的金錢，他們便騷擾到本國以外，騷擾到中國來了。

五

這種大資本家，並不只騷擾中國，並且騷擾印度，埃及，以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地方；他不只壓迫中國人乃至一切弱小民族，他並且壓迫他本國的工人。　這種大資本家壓迫全世界上的人，所以全世界被壓迫的人，無論中國人或洋人，都應當聯合起來反對他。

但是這種大資本家因爲有錢的原故，他可以買通議員，官吏，報館記者，乃至一切可以

在社會上說話的人，有些人並且自己要去巴結這些大資本家，幫他說話。這些被大資本家買通了或自己去幫他的人我們稱之爲大資本家的走狗。這些大資本家同他的走狗，我們稱之爲帝國主義者。被帝國主義者買通了，或自己去幫他的人，我們稱之爲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們要打倒這些帝國主義者，而且要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 六

現在，要打倒帝國主義者同他的走狗的，並不止中國人。全世界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人都已經起來了！

與中國一樣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在那裏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印度人要打倒帝國主義，埃及人要打倒帝國主義，摩洛哥的人要打倒帝國主義，全世界被壓迫民族都要打倒帝國主義，無論是亞洲，非洲，南洋，革命的空氣都一樣濃厚得很。

大資本家國裏的工人亦覺醒起來了。他們已經組織了紅黨（共產黨），要打倒這些資本家，組織無產階級的勞（勞動者）農（農民）政府。俄國的紅黨已經得勝了，把那些白黨（資本家同他的走狗）趕到外國來了，我們在上海，天津等地已經看見許多俄國的白黨了。德國的紅黨，法國的紅黨，一天天亦利害起來，他們的白黨亦有些害怕呢！全世界的紅黨要打倒白黨，白黨便是資本家的走狗，便是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打倒帝國主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我們聯合起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與世界上的紅黨，帝國主義者必然只有歸於破滅之一途。

# 悼戰士

啊！啊！！英武偉大的犧牲者啊！
你們爲了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
與那兇橫殘暴的英日等帝國主義，
在前線上拿鮮熱的赤血與他們肉搏，
至於喪失了你們底性命！

○ ○ ○

啊！啊！！壯烈光榮死的啊！
你們流的沸騰之赤血，
已經重復滲入到我們個個同胞的血管裏；

○ ○ ○

你們那反抗的、英武的、奮不顧身的精神，
已經傳導到我們個個同胞的神經裏。
「獨立」「自由」之血旗，已經遍懸於全國中了，
上海、青島、漢口的前鋒戰士，
已經繼你們而起，
繼你們而與那兇橫殘暴的帝國主義肉搏死鬥了！

○ ○ ○

**戰啊！！戰啊！！！**

**爲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戰啊！！！**

# 我們的校長

我是N.Y.中學裏的一個學生。我們校長的思想行爲都極陳腐，簡直不懂教育爲何物，嚴格地說起來，就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但是，可憐，他也不知道帝國主義是什麽，假使硬要加上他這個頭銜，也有點說不過去。所以我才有今天的宣佈以供社會上的人們底批評，批評他究竟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或是個陳腐不堪的學閥。

我們在『五卅』以前成立一個國民黨區分部——第九區第七區分部。在未成立以前，我們同他去說明，豈知他大加反對，說：『你們在校外加入黨可以，但是在我們校內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於是我們只得像犯了法似的將區分部秘密起來。他一方面嚴加偵查，常常有同學被他叫去審問會否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如果回答他進了什麽黨，他就用恐嚇，煽惑，引誘的手段使得這個人退出他進的黨，或灰心冷意，同學陳某與周某就是個例子，後來經周某數落他一頓，他連聲說：『我是不懂得社會上情形，但是你們總是不進黨爲好。』N.Y.中校的學生本來只曉得讀書，不問社會的，他們一天到晚在那想怎樣去做資本家走狗——因爲他們想畢業後到某公司某銀行去作事；怎樣自己做個資本家，實業家，或教育家；怎樣能做個文學家或科學家或博士碩士；他們以爲科學能夠像愛因斯坦的程度，文學能像太戈爾，博士如顧維鈞，資本家如虞洽卿，穆藕初，實業家如張南通，教育家如章士釗，郭秉文

一樣，中國才可以救，他們並且希望全中國有大多數的人有很高的程度，他們不相信有黨派，不相信要團結，只曉得有很好的實業教育和有許多程度很高的同胞，中國就可以救，社會就可以安。

現在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心投意合的校長——因爲這位校長之能明了一般糊塗青年和青年底陳腐父兄的心理，和申新兩報之能迎合現在社會人們的心理，得以暢銷國內一樣。

所以他們連社會上的消息都不過問，頂多自己處於第三者的地位，談談什麼這裏打仗，那裏擄掠，這裏華盛頓會議，那裏什麼關稅會議，好像與自己一點也沒有關係，隔岸觀火，一點也不加批評，——這是我常常在同學的談話中發現的。 這樣，他們既不知國家和自身的危險，當然就不知政黨和團結與解救國家和自身有什麼利害關係了！ 唉！ 可嘆！

在『五卅』以後學聯會議決各校沒有暑假，我也不曉得于校長有怎樣不利，要他從中破壞！ 他威嚇我們同學回家，並一方面照會茶房暗勸同學回家，起初回去的不過二三個，被他這樣一來，校中同學不到兩星期走了三分之二，於是我們採非常手段，成立一個暑期留滬委員會。 他亦用這方法來付這個委員會，要把委員一個個都恐嚇他回家，他最初因爲不許我們委員會住在校內所以答允拿五十塊錢作我們暑期內的費用，我們委員長向他拿錢，他頭一次竟否認他答允我們的錢，到後來他叫委員長向一個我們的委員郭君拿錢，因郭君膳學費未繳，而我們的委員長糊塗將他的條子收下給他討債，當然在這放學的時候，什麼人也沒有錢的，於是校長就叫郭君去向他說：『你的錢一定要拿出來，否則，你就即刻回家去。』這時郭君因膳學費未繳，就被他嚇跑了，我們的委員於是走了一個。 我們的委員長因爲是畢業生，校長對他說：『你我客客氣氣，你應當不要鬧才好。』這位委員長本來意志不堅決的

，那經得起這兩句話呢，於是又跑了一個。 委員趙君聽他說：『你下半年要想來讀罷？假使要想來讀，趕快囘寧波去』。 於是他也就走了。 他對委員程君的父親說，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現在奉軍正在捉學生會裏的人，將來恐怕有危險，程君的父親就勸令他囘家去了。

還有兩個委員是他的姪子，當然是他的附屬品了。有幾個比較活動力很小的，他也不叫去。

我也沒有被他叫去，但是他先在我四圍埋伏好了。 將幾個委員都弄走了，後來教他姪子向我說：『校長說：別的委員都回家去了，我兄弟兩個上海也有家，只有你上海沒有家，他想介紹你到某校補習國文，錢由他給你』。 說的時候，好像他自己不是一個委員一樣。

這時候我才曉得用了這個陰謀，眞不爲不毒矣。 於是乎留滬委員會休矣！

他姪子對我說：『校長的意思十分之六不收你，假使你退出國民黨有十分之四收你，他說他將來要拿孫中山先生臨死時所寫的悔不該要共產黨員進國民黨的一部書給我們看；現在國民黨是共產黨員居多，假使你還不覺悟，校長一定不收你。』 我聽了他姪子說過了以後，曉得我下學期有點靠不住，我就去問他什麼理由不收我，他囘答我說，『你是很危險的人，我不能容你，我們校裏是只管讀書的，政治一點不能預聞，我以爲政治與讀書完全不能混雜一起。 我非但不收進黨的學生，就是教員我也不請，從前楊先生許先生皆民黨黨員，後來到此地當教員就退出了國民黨；我前十年也是國民黨很活動的份子，末了我辦這學校後我就一點政治也不管』。 聽至此，才曉得開除我的唯一理由了。

校中每屆畢業生都要在校內建一座紀念物品，這次畢業生要想在校內築一座『五卅』紀念碑，他恐怕影響他的學生的思想，而促起學潮，所以他就狠堅決的囘答畢業生代表說：『

你們要築這個碑，萬萬不行，就是孫傳芳的兵圍起學校來，我也不答允——我們辦學校都可以的。 我辦學校也有十幾年了，我這時不辦學校也可隨便到什麼地方，或西湖，做一所小房子，也可度此餘年」。 這番話竟嚇倒一般畢業生，於是紀念碑也就沒有築。

他說同學鄧君深夜邀共產黨員在房內會議，因此開除。 其實這件事我也明白，因爲我們國民黨區分部成立的那一天，在他房裏舉行大會的，請邵力子先生訓練，所以他就說，他是邀共產黨員要開除他。 同學張君被他開除，去問他什麼道理開除，他說；「我說不出理由來，我學校辦得不好，你還是轉學去。」

同志張達君忽然在暑假內寫信給常務委員，說要退出國民黨，問他什麼理由，他說校長寫一封信給他，勸他退出國民黨，並且這信給他父親看見了，一定要他退出國民黨，所以才退出。 這次約翰同學脫離學校，明明白白的表現他們反抗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表示他們要收回教育權的决心，而他獨獨的將一般考不取大學的畢業生送到約翰裏去，唉！ 這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麼?! 以上所說都是極簡單的，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不勝枚舉我寫這篇東西，無非是叫社會人們對於他有一番的認識；並使N.Y.的同學有所覺悟。 社會上人們呀！我的舊同學呀！ 我們甯可以社會上少一個學校，我們甯可以不讀書，不要這個給帝國主義製造順民的工場，不要受這奴隸教育。

1925,9,12, 由我於滬

這位校長的陳腐不堪，從由我君寫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深深感覺得；不過我們同時亦深深感覺得這些同學亦太『綿羊』似的了！ 我們不能同意於由我君說的校

長的『陰謀』『太毒』，因為這只是一般校長們的伎倆！ 青年們這樣容易軟化，還算是有骨氣的青年麼？ 還配作國民黨員麼？ 還能夠為民衆的利益而努力於革命麼？ 青年們設使都像這樣，中國民族還想從帝國主義與軍閥血腥的齒縫中解放出來麼？ 有志的青年們想一想！

我們發表這篇東西，一面要人們『共棄』這位校長，一面更要我們可愛的青年們認清我們自己的弱點。

記者

# 中國青年國慶日特刊——出版預告

本誌第一百期定為國慶日特刊號，已編就付印，准於雙十節以前出版；篇幅較平時約增三倍，定價仍舊。 要目為——

讀書的責任

國慶日告中國青年

十四年之迴顧

中國政治狀況

中國經濟狀況

兩年來之中國青年運動